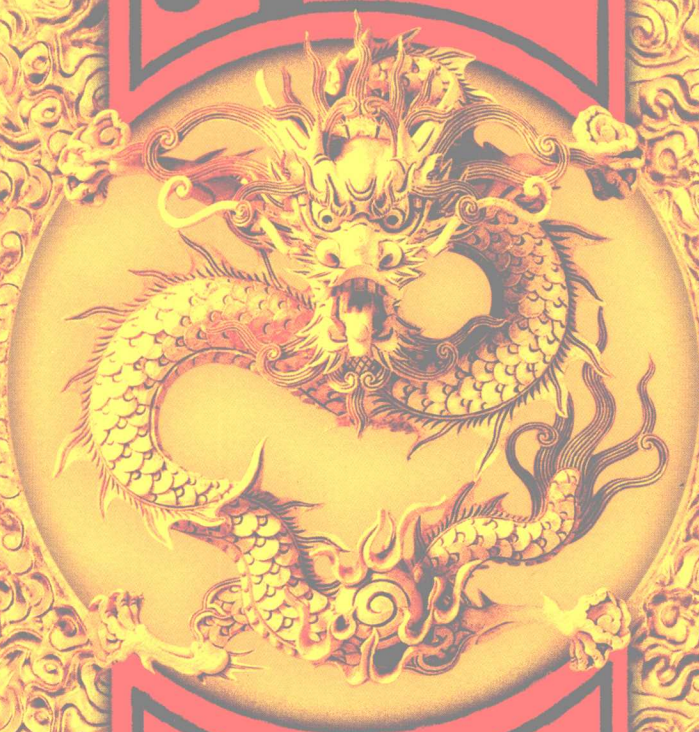


八旗
汗王



胡长青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努尔
哈赤

八旗
汗王



努尔
哈赤

胡长青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旗汗王·努尔哈赤/胡长青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0225 - 546 - 3

I. 八… II. 胡…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3044 号

八旗汗王·努尔哈赤

胡长青 著

责任编辑: 王 津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200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546 - 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主要人物表

努尔哈赤◎又作努尔哈齐。庙号清太祖，姓爱新觉罗氏。世袭建州卫左都督，后受明朝敕封，为建州都指挥使、龙虎将军，建国号金，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后被尊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享年六十八岁。

佟春秀◎努尔哈赤原配福晋。生子：褚英、代善，女：东果。

袁代◎努尔哈赤大福晋，姓富察氏。生子：莽古尔泰、德格类，女：莽古济。

孟古◎努尔哈赤大福晋，姓那拉氏。美艳娴静，人称孟古姐姐。生子：皇太极。

阿巴亥◎努尔哈赤大福晋，姓那拉氏。世誉满蒙第二美女。生子：阿济格、多尔袞、多铎。

东哥◎姓那拉氏，孟古堂侄女。世誉满蒙第一美女，为报父仇，居家至三十三岁，人称叶赫老女。

舒尔哈齐◎努尔哈赤同胞二弟，曾与努尔哈赤齐名，后因争夺权位，被努尔哈赤处死。

褚英◎努尔哈赤长子，封广略贝勒，赐号洪巴图鲁，立为太子，后因叛逆被处

死，年三十六岁。

代善◎努尔哈赤次子，赐号古英巴图鲁，正红旗、镶红旗旗主，立为太子，后遭废黜。皇太极继位后，封礼烈亲王。

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正蓝旗旗主，四大贝勒之三。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庙号清太宗。建国号大清，年号崇德。四大贝勒之末，正白旗旗主。子清世宗福临为入关第一位皇帝。

阿敏◎舒尔哈齐次子，镶蓝旗旗主，四大贝勒之二。

额亦都◎开国五大功臣之一，官至议政大臣。

费英东◎开国五大功臣之一，官至议政大臣。

何合礼◎开国五大功臣之一，官至议政大臣。娶东果而为额驸。

扈尔汉◎开国五大功臣之一，官至议政大臣。

安费扬古◎开国五大功臣之一，官至议政大臣。

张一化◎北直隶大名府举人。后流落辽东，因为努尔哈赤讲授《三国演义》及历朝兴衰故事，是建州第一个军师。

龚正陆◎一作龚正六。浙江会稽人，本为贩马商人，因通文墨，为努尔哈赤执掌文书，并教其子弟，被称龚师傅而不名。

范文程◎明·诸生，后金智囊。字宪斗，号辉岳，辽宁沈阳人。归顺后金，极被尊重，称范章京而不名。

李永芳◎明·抚顺游击，辽东铁岭卫人。后归顺后金，娶努尔哈赤孙女而为额驸。

李成梁◎明·辽东总兵。字汝契，辽宁铁岭卫人。驻守辽东三十多年，以军功第一，加太子太保，封宁远伯，生子九人，人称李家九虎。

杨镐◎明·辽东经略。字汝京、京甫，号凤筠。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率十一万大军讨伐后金，在萨尔浒惨败，下狱。后被杀。

熊廷弼◎江夏四贤之一。字飞白，号芝冈。湖北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代杨镐经略辽东，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不和，广宁兵败遭冤杀，传首九边。遗骸多年不得归葬故里。史称明末三雄。

袁应泰◎字大来，陕西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代熊廷弼经略辽东，辽阳失陷，自缢殉国。

袁崇焕◎明·辽东巡抚。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守宁远而获大捷，清·太祖中炮受伤，气病而死。又与皇太极大战宁锦，再获大捷。崇祯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后被冤杀，凌迟而死。

龙敦◎努尔哈赤堂叔。

尼堪外兰◎努尔哈赤仇敌，图伦城主，努尔哈赤祖父、父亲受他陷害而死。



目录

引子·屠城

1……一阵马蹄声急急而来，来人高喊道：“大帅，且慢攻城——”他听声音极是耳熟，睁眼看时，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与一个精壮的中年汉子飞马赶到，二人下马，那老者施了最为尊贵的抱见礼道：“建州左卫都督觉昌安拜见大帅。”

一·闻府

9……二人缠绵，正在情浓之时，不提防床后跳出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吃惊之下，李成梁身手甚是敏捷，仰身向后一倒，想要躲过剑刺，梨花却惊羞交加，娇呼一声，双手掩胸往李成梁怀里躲藏，恰恰挡在了李成梁身前。努尔哈赤没想到二人突然之间移形换位，眼睁睁宝剑便要刺到梨花的前胸，梨花惊叫着闭了双眼，努尔哈赤陡然看到她眼角闪着泪水，在烛光映照之下分外晶莹。

二·劫杀

25……一顶小轿如飞而来，到了巨树跟前停下，轿中出来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虽是一身的儒服，手中摇着一把乌木折扇，但却凛凛生威。伐树的几个大汉见了，急忙上前躬身施礼，神色极是敬畏。这几个樵夫难道是儒服汉子的家奴？努尔哈赤正觉诧异，儒服汉子冷笑道：“努尔哈赤，皇上赐的御酒、宫膳好吃么？”

三、识奸

41……“是谁这么狠心？何必这么大动肝火，小心伤了和气！”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屋里传来，一个高瘦的蒙面人持刀拉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出来，努尔哈赤大惊，那女人赫然就是佟春秀，身穿宽松的睡袍，被蒙面人挟了脖颈推搡出来。

四·报怨

57……两个妇人嘴里起了节拍，一起跳起莽势舞来。一会儿将一只袖子覆在额头，另一只袖子挽到背后，两脚变换着地，盘旋数圈，宽袖和裤管随身飘摇，露出一段雪白的胳膊和粉嫩的足踝，诺米纳、奈喀达看得发呆，开怀畅饮。莽势舞极是繁复，有九折十八势之多，起式、拍水、穿针、吉祥步、单奔马、双奔马、怪蟒出洞、大小盘龙、大圆场，妇人使出浑身手段，舞得千娇百媚，二人看得心旌摇荡，如醉如痴。

五·大捷

73……布寨正在砍杀，一颗大木顺坡滚落下来，他急忙一提缰绳，躲闪过了，但那根大木砸在一块巨石上，一下子又高高弹起，撞到坐下战马的后腿上，那马一声悲嘶，登时摔倒，将布寨甩落在山坡上。布寨痛哼一声，正要挣扎起来，不料建州武士吴谈从马上猛扑下来，正好骑在他身上，一刀砍下，布寨的人头滚出多远。他大呼道：“布寨给我杀了，布寨给我杀了！”

六·悔婚

89……布占泰这才惊醒过来，迟缓地转过身来，一边往外走，一边摇头，口中喃喃自语道：“不……东哥怎么变了模样？不会……不会……她不是东哥……”努尔哈赤目光如电，看着大惊失色的妻子，喝道：“回来！你说什么？”众人暗自吃惊，布占泰吓得两腿一软，几乎坐在地上，额实泰伸手将他扶住，他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声音颤抖地说：“贝勒，我不是……是信口乱说，只是……只是觉得奇怪，天底下怎么会有两个东哥？”

七·香殒

105……努尔哈赤还要再问，就听孟古大叫道：“你……你什么人？离我远点！”似是极为惊恐，急忙跨进屋内，见她在炕上摇晃着身子，两眼却依然闭着，像是做了什么噩梦。努尔哈赤抱住她的身子，失声喊道：“孟古，孟古！我回来了！”连叫了两三遍，孟古呻吟两声，悚然而醒，颤缩了一下，费力地微睁开两眼，声气低弱得犹如耳语：“贝勒爷，你……可回来了。若再迟一步，就见不到了。”

八·割袍

123……“有刺客！”努尔哈赤一惊，变故仓猝不及思虑，他狠力一夹马腹，白龙马向前猛冲。树上的刺客见一击不中，急忙抽箭再射，不想努尔哈赤的坐骑神骏异常，骨挺筋健，奔驰若风，四蹄翻飞，早已跑出了半箭之地，又

有树林遮掩，射出的羽箭掉在他身后。努尔哈赤驰出林子，与颜布禄等人会聚，向林中查探，林中已没了刺客的人影，射落在地的羽箭也没了踪迹。

九·抢妻

141……她用蔷薇露细细洗过头发，又将周身洗搓干净，起来喊侍浴的丫鬟送过澡巾来。红木托盘上整齐地叠放着雪白的澡巾，轻轻地放在了池边，她抬眼一看，见褚英不知何时进来，正色迷迷地靠在池上，看着水中自己赤裸的身体，惊得娇呼一声，将澡巾挡在胸前，脸上一热，垂头问道：“怎么……是你？”褚英哈哈一笑，说道：“美人出浴，是何等的眼福，我怎舍得离开？”

十·杀子

157……努尔哈赤一脚踢翻了褚英，目光阴森得吓人，褚英福晋歪倒在地，晕了过去。龚正陆被五花大绑着押进屋来，皇太极用力一推，他向前冲了几步，摔倒在褚英身旁，二人对视了一眼，褚英登时脸色惨白。努尔哈赤踱步上前，叱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几个兵卒将法坛、大伞、令牌、法器、朱砂、印符、桃木人、蒲团、钢针等物搬运进来。

十一·夺城

177……努尔哈赤蓦然回头问道：“怎么个夺法？”“汗王可先派人扮作赶赴马市的商贩，分成数伙，驱赶马匹，暗藏兵刃，混入城内。入夜之后，大军偷偷潜到城下，发炮为号，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李永芳必无防备，抚顺唾手可得。”努尔哈赤大喜，快步上前，一拍他的臂膊，笑道：“真是后生可畏！”

十二·称王

193……“你……你罪不可恕！”努尔哈赤大叫两声，骂道，“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东哥是被你害的，你却诬赖别人！来人，快！快，给我把他拉出去勒死！”布扬古咬牙道：“其实你心里时刻没忘记东哥，破得了我叶赫二城，算得什么英雄！东哥已远嫁蒙古，你这辈子再也娶不到她了。哼哼，我叶赫那拉一族就是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你建州。”他目光怨毒，面目竟有些狰狞。

十三·激战

211……他看看阴霾的天空，又向台下扫了一眼，脸上隐隐透出一股杀气，声色俱厉地喝道：“白云龙！抚顺一战，死了多少军卒？”抚顺游击白云龙出列，躬身叉手答道：“一万有余。”“你怎么却活着？”“……”白云龙两腿战栗，软身跪下，面如死灰。杨镐森然道：“你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还有什么话说！左右，与我绑了！”上来几个武士将白云龙剥去盔甲，五

花大绑，推下台去。白云龙没命地喊道：“大帅！努尔哈赤兵马势大，哪里挡得住？求大帅恩典，求大帅恩典呐！”

十四·麀兵

227……贾朝辅仰脸大笑，说道：“熊经略果然见识不凡，只几句话就将我问出了破绽，佩服佩服！”右手一扬，两点寒星径向熊廷弼面门飞来，身子向外高高纵起，熊廷弼大喝一声，将桌子踢翻，挡在身前。两声痛呼，却见酒馆掌柜和店小二倒地翻滚，熊廷弼大惊，只此一缓，眼见贾朝辅两个起落，飞上了驴子，疾驰而去。

十五·废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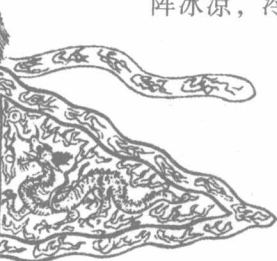
243……阿巴亥身子一颤，胳膊有如雷击，登时麻热起来，略挣了几下，竟未挣脱，仰头看着代善。代善见她漆黑的眉毛微微蹙起，双眼含嗔，似怒似喜，满面晕红，不知是酒色还是羞怯，两个酒窝时隐时现，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簌簌抖动，身子摇摇欲坠，代善向前伸手揽住，阿巴亥嚤吟一声，酥倒入他怀中，酒壶落在桌上，滚落在地，摔得粉碎……

十六·中炮

261……一声巨响，炮弹落在黄龙幕帐不远处，幕帐登时腾起了一团火焰，努尔哈赤顿觉后背给人猛击了一下，火灼一般疼痛，那马也受了惊吓，竟人立而起，他猝不及防，被掀落在地。金国兵将见大汗落马，无不惊惶，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尾声·归天

279……阿巴亥扶他慢慢坐起身来，努尔哈赤道：“给朕装上一袋烟。”阿巴亥听他想抽烟，以为病情有了转机，忙将烟袋递上，打火点燃。努尔哈赤吸了一小口，却猛烈地咳嗽起来，突然两眼圆睁，张嘴吐出一口鲜血。阿巴亥吓得呆了，赶忙将他揽在怀里，擦干净嘴角的血迹，忽觉他身上一阵冰凉，冷汗直流，气若游丝……



引子·屠城

一阵马蹄声急急而来，来人高喊道：“大帅，且慢攻城……”他听声音极是耳熟，睁眼看时，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与一个精壮的中年汉子飞马赶到，二人下马，那老者施了最为尊贵的抱见礼道：“建州左卫都督觉昌安拜见大帅。”





万历十一年春二月，天气阴霾，北风呼啸，霰雪飘飞。

关外一望无际的沃野，笼罩在无边的风雪之中。古勒城环山绕水，拔地而起，城北峰峦起伏，地势险要，上面积满了厚厚的冰雪。又深又急的苏子河波浪滚滚，蜿蜒流过城南，虽仍结冰封河，但冬季河水干涸，河岸变得异常陡峭，城里的守兵又在岸上泼水而冻成一道冰墙，攀爬颇为不易。东西两面有重兵把守，城高沟深，易守难攻。

关外人家逢到如此风雪的天气，都团团围坐在火炕上吃酒玩耍。此时的古勒城西却来了大队的明军，突近城墙，架云梯攻打。城上箭如雨发，军卒一次次冲到城下，又一次次给乱箭射回。明军中央的大纛旗下，一匹大青马上，一员大将身着二品总兵补服，冒着风雪，气定神闲地看着军卒攻杀，运筹帷幄，极是轻松自在，仿佛登临山水的书生文士，笑看云卷云舒，花白的胡须随风飘散，手中令旗时缓时急，不住挥动，无奈城上弓箭太急太密，明军急切之间难以靠近。不一会儿，一个都司气喘吁吁地跑来禀道：“大帅，城中的弓箭实在厉害，是不是换个法子再攻？”

“嗯？换个法子？难道本镇指挥有误，要你来饶舌多嘴？”总兵眼中精



光一闪，露出无限杀机，抬头看看日头已经偏西，冷哼道：“你跟随我在辽东征战多年了，本镇的脾气你也知道，将令既出，断无收回之理！天色将晚，若不能拿下城寨，跑了古勒城主阿台，哼！你知道本镇怎么处置你。”

那都司吓得脑袋一缩，慌忙说道：“标下该死！就是拼了这条命不要，天黑前也要给大帅拿下古勒城。”说着将上身的铠甲扒了，露出紫赭色的臂膊，持刀大呼道：“弟兄们，大帅有令，破了城寨，里面的金银财宝、女人牛羊见者有份，随我杀呀！”明军潮水般涌向城门。

箭如飞蝗，没了铠甲的遮护，都司顷刻间连中三箭，兀自挥刀猛冲，不料腿上又中一箭，终于趔趄摔倒。他给两个军卒抬到总兵面前，挣扎着匍匐在地，满脸羞愧道：“大帅，标下无能，坠了您老人家的威名。”

那总兵却未发怒责骂，反而温声宽慰道：“起来吧！亏你追随本镇这么多年，竟蠢得有如三国时的许褚，知道他们的弓箭厉害，怎么竟脱了铠甲，那不是有意给人家做活靶子么！”

都司拄着刀柄摇晃站起身来，尴尬憨笑道：“标下一时情急，若攻不下区区一个小城寨，岂不是枉费大帅多年的栽培！”

总兵大笑道：“我李成梁纵横辽东四十年，师出必捷，威震绝域，拓疆七百里，若都像你这般蛮干硬拼，不知死过多少回了。强攻不成，便要智取。尼堪外兰呢，将这个王八羔子揪过来！”

一个獐头鼠目的中年汉子惶恐地快步跑来，神色极为恭敬，见李成梁目光咄咄逼人，不敢直视，两眼闪闪躲躲，游移不定，赔笑道：“不必劳驾了，奴才在这儿！大帅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此人便是女真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也是此次围剿古勒城的向导，多日之前，他已暗派得力手下混入城中，以为内应。

“你这兔崽子！诳本镇说有人做什么内应，攻克古勒城不费吹灰之力。你胆子不小，竟敢欺蒙本镇。”李成梁喝道：“给我绑了！”

两个亲兵过来将尼堪外兰绑翻在地。尼堪外兰大惊，哭道：“大帅，



就是借给奴才几个胆子，奴才也不敢欺蒙大帅呀！”

“哼！你卧底的人呢？怎么还乌龟似的缩着脖子不动？非要等着拿下城寨才露面邀功么？”

“大帅，也许是那几个人行事不够机密，给阿台那乱贼察觉了，如此那几个人无异羊入虎口，断无生理了。”

李成梁冷笑道：“此次攻打古勒城，本镇已上奏朝廷，若无功而返，朝廷的脸面何在？本镇如何向皇上交代？看来只好以你的人头向朝廷谢罪了。”他狞笑着—拉腰中的宝剑，剑如龙吟。

尼堪外兰吓得跪倒，以头触地，哀告道：“大帅，念奴才急于求功，也是出于一片忠心，暂且开恩将这次记下，容奴才他日将功赎罪。”

“你等得，本镇等不得！本镇已年过花甲，还有几年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日子？再说女真建州三卫各部均被本镇剿灭殆尽，阿台手下不过两千人马，栖身在这弹丸之地，今日正可一鼓作气破城擒贼，岂有白白坐失良机之理？”

尼堪外兰回头看看不远处自己那一千多个部下，登时心如死灰，安心做一城之主，天高皇帝远，日子多么快活逍遥，何苦昧于名利，妄想依靠明人，统一建州三卫，岂非自找麻烦，身惹是非？再多的牛羊马匹人口，也是身外之物，哪里有性命要紧？今日犯在李成梁手里，此人嗜杀成性，心狠手辣，怕是脱不过了。正在闭目暗悔，一阵马蹄声急急而来，来人高喊道：“大帅，且慢攻城——”他听声音极是耳熟，睁眼看时，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与一个精壮的中年汉子飞马赶到，二人下马，那老者朝李成梁施了最为尊贵的抱见礼道：“建州左卫都督觉昌安拜见大帅。”

“觉昌安，你们父子二人来古勒城做什么？”李成梁一怔，并不还礼，扫视了二人一眼，神情似是不快。

觉昌安知道李成梁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小心应对，不敢有丝毫闪失，赔笑打躬道：“听说大帅要攻打古勒城，奴才与儿子塔克世急急赶来接回小孙女。”



塔克世见李成梁面露狐疑之色，接话解说道：“阿台的妻子是奴才大哥礼敦的女儿，奴才的阿玛担忧城破伤及性命，赶来接她回家，幸好城寨还没有攻破，不然侄女不知死活，阿玛不免要伤心了。”

李成梁与觉昌安多年前就已相识，知道他的底细。觉昌安世代住在赫图阿拉城，自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给永乐皇帝敕封为建州卫指挥使，传到觉昌安已有四代，觉昌安生有五子，长子礼敦、次子额尔衮、三子界堪、四子塔克世、五子塔察篇古。觉昌安年纪大了以后，上书朝廷将建州左卫都督一职转封给四子塔克世，颐养天年，不再过问政事。李成梁见觉昌安如此老迈的年纪，竟还惦记着一个远嫁出门的孙女，他心里暗自感慨，舐犊情深，凡人概莫能外呀！随即诡秘一笑，问道：“觉昌安，如今古勒城被困，你如何接出孙女？”

觉昌安抱拳道：“请大帅让一条生路，老奴进城接她出来。”

“念我们多年的交情，本镇倒可放你入城，可阿台肯为你打开城门么？”

不等觉昌安答话，一旁的尼堪外兰大叫道：“大帅，不止阿台的妻子是塔克世的侄女，阿台的姐姐还是他的妻子，他们是极为相好的亲戚，进城自然不难。就是劝说阿台开门归降，也费不了几句话的。”他心头一动，猜到李成梁想诱开城门，只要古勒城破，擒住了阿台，李成梁怒气必消，自己便不必再做替罪羊了。想到此处，仿佛垂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轻易不愿放手，甚至不惜以邻为壑。

李成梁心下颇觉愕然，如此阿台、塔克世二人如何称呼？这些蛮夷当真不曾开化，哪里有半点中原的礼教！他心中早有打算，自然不会听从尼堪外兰的撺掇，但他城府极深，不让人窥出一丝的心机，微笑着顺势问塔克世道：“你可愿意进城劝他们来降？”

“这个、这个……”塔克世踌躇地看一眼父亲。觉昌安向来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不曾有这样的打算，事出突然，不容细想，又畏惧李成梁的威势，点头道：“老奴愿意效劳，但有一事请大帅应允。”



“讲！”李成梁平日骄横惯了，无人敢在他面前打什么折扣，他见觉昌安答应得不十分痛快，心里便多了几分不悦。

觉昌安自幼年起便在辽东安居，一直周旋在明朝官军与建州女真各部之间，察言观色的功夫练就得炉火纯青，李成梁杀人如麻，建州女真妇孺皆知，八年前他第一次血洗古勒城，玉石俱焚，血流成河，吓得人人心惊肉跳，此刻见他眉毛一挑一耸，登时加了小心，求他放过孙女婿阿台的话不敢胡乱说出，干咳两声，遮掩道：“老奴求大帅不要惩罚那小孙女，阿台作乱，她并不知情。”

“好！一言为定。”

女真礼俗，入城拜见不能带兵刃，以示绝无敌意。塔克世锁着眉头，将腰刀解下，觉昌安觉察他有些为难，伸手一拦道：“带在身上无妨，怎么说与阿台也属至亲，劝他归顺也没恶意。你既担心，我与你一起进城。”

二人到了城前，守门的军卒见城主的岳父到了，明军离得又远，一面飞报阿台，一面小心打开城门，二人催马要进，后面却传来一声呐喊，无数明军一拥而上，随后杀来。觉昌安大惊，如何也想不到李成梁会趁此机会攻抢城门，慌忙打马向城中飞奔，堪堪离城门还有一箭之地，城头有人大声喝道：“快快关门放箭！”觉昌安、塔克世抬头看时，见阿台横眉立目站在城头，大骂道：“觉昌安呀觉昌安，好你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当年你们父子引着明军攻打古勒城，杀我阿玛，我念在多年至亲份儿上，不与你们计较，没想到养虎遗患，这次又来害我，岂能再饶你？放箭射他！”

觉昌安父子急忙掉转马头回来，不料双方箭发如雨，腹背受敌，好在二人马术精奇，急忙蹬里藏身，躲在马腹下面。哪知一支火箭从背后飞来，深深插入觉昌安肩头，顷刻之间，引燃了须发、衣裳，觉昌安大叫一声，跌落马下。塔克世死死拉住马缰，俯身去救，却给城上的乱箭射得犹如刺猬，登时毙命。觉昌安满身着火，痛得在地上乱滚，可是箭上涂了油脂，噼噼剥剥，烧溅起来，不易扑灭，片刻之间，活活烧成了一具焦尸。

才开的城门瞬间关闭，冲到城下的军卒也给乱箭射回。李成梁见计谋